

冬天的太阳

□ 雪安理

冬天的太阳
明媚柔和
呼唤万物苏醒
美丽的大地七彩飘香

夏天的太阳
炙热火辣
驱散雷电风云
无垠的蓝天光芒万丈

秋天的太阳
气爽神怡
点燃丰收激情
祖国的山河凯歌嘹亮

冬天的太阳
冷静淡然
阅尽浊世喧嚣

昭示诗意远方

冬天的太阳
和春夏秋冬不一样
洒遍慈祥大爱
却遇雾霾猖狂
都夸阳光法制
仍有挡臂螳螂

冬天的太阳
和春夏秋冬一个样
布局播种收获
洞察世态炎凉
照亮幸福前程
辉映中国梦想

啊,火红的太阳永不落
天暖透咱心房

傍晚,水边凉亭上,胡琴拉着扬剧,远远地看见一群老人在自娱自乐,那里一定有个老吴。

第一次见老吴是1977年,那年我插队在农村,农村还没有电,冬季的夜晚总是匆匆来临,漫长的黑夜对于我一个十九岁的小青年来说尤其难耐。点蜡烛或者煤油灯又没事干那就是一种浪费。有时村口的小卖部里煤油还经常缺货,那就买蜡烛。村里有个轴承厂,生产不正常,或听到发电机和机器声日夜不停,或一连几个月门一把锁。晚上看见那间亮了,就知道轴承厂里有人了,我进去看看谁在,心里惦记着厂里一定有煤油。屋里坐着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在弄账,他就是轴承厂会计老吴。我见他库房架子上那盏灯有气呼呼作响,就说:“这是什么灯啊,这么亮?”他笑了笑说:“是气油灯,用的还是煤油,底座有个鼓可以打气。”我就跟他说小卖部有时买不到煤油,老吴领会了我的意思,起身找一个大空瓶,从煤油桶里倒了满满一瓶给我。我满怀感激老吴给我这么多的光明。

轴承厂一直没有生产,关门了。我离开村里时,村里已经通了电。后来村里决定开印刷厂,由老吴当厂长带领大家在农闲发家致富。虽然有电了但供电不太正常,老吴答应客户印的东西时常会拖后几天交货。一次在泰山桥附近遇见正在送货的老吴父子俩,那天正下着大雨,三轮车三个轮子上的黄泥刚刚被清理刮过,雨布将车上的印刷品裹得严严实实,我说:“怎么

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母亲没识几个字,在家务农,操持家务。父亲高中毕业后,务农、学手艺、做小工头,都干过,虽然挣钱不多,却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维持全家生计。父母结婚时家里还欠了不少债务,加上翻修房子、供我读书,经济成为家里的沉重负担,清贫是我们家庭的基本色。虽然经济上紧一点,日子倒也过得和睦。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从小我就知道要好好读书,学点本事将来挣钱养家糊口。所以我在学校不会惹事,成了十足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乖宝宝”。

手艺人不仅要活好,还要人好,这样才有事做。父亲是个热心人,他是大家眼中的“和事佬”,凡事与人无争,吃点亏也不多说什么。他手艺很杂,木工、铝合金装潢、电焊等都会一点。平日里,邻居家的刀把子断了会找他,铝合金窗户漏水了会找他,自行车车架散了会找他,他只要有时间都会热心帮忙修理,也不图什么回报,挂在嘴边的一句就是:“又不

阳光灿烂得睁不开眼
泪,将天空洗蓝
有短暂的暖
抚过指尖
暗夜的渔火
在天边忽明忽暗
睡梦中睁大双眼

夜的阳光

□ 方晓晴

一点火,将太阳点亮
撕破夜的幕布

老吴

□ 刘家祥

老吴在城郊附近租了几间厂房,准备将村里印刷厂搬迁至那儿,村里人意见不一,多数人反对,闲话一大堆:说老吴搬厂是假,他自己想把户口迁走是真,不能让村集体财产给他老吴做私人交易。老吴没想到村里人会不让他搬迁,他这个厂长在重大决策时说了不算,又想到刚刚签订的租房合同转眼间若要反悔,白交的定金不算,这以后跑业务、谈生意还要不要自己做主?老吴决定自己开印刷厂。村里的印刷厂又像轴承厂一样关掉。

村里人闲话也不假,老吴不但在城郊开了自己的印刷厂,又开了物资贸易公司,户口自然也就落了下来,城郊村里还按照他家庭人口分给了这位“外来户”自留地和宅基地,老吴砌了大房子做起了郊区农民。

想不到郊区很快变成市区,城郊村已经变成市区中心位置,老吴宅基地上的房子遇到拆迁,他一家住进了商品房。这时的老吴已经年迈,印刷厂也已经交给儿子小吴经营。小吴性格内向,见人脸红,开口先是憨笑,笑一笑之后又不说什么。我就跟老吴讲:“你把印刷厂交给小吴放心吗?”

老吴说:“放心,不会说话不要紧,他又不是傻子,做业务不要那么神气,他只要把事情认真做好就行了。”

父亲的为人

□ 郑玉林

回去过个安稳年,自己却落得个清贫。在小学时,我与同学之间产生矛盾,回来诉苦时,父亲总是先让我检讨自己做得不足之处,然后才安慰我,一般都是不了了之。母亲时常抱怨他“傻”,他总是笑嘻嘻地说:“吃亏是福嘛!”

一次经朋友介绍,父亲接手了一个安装铝合金门窗的小工程。由于客户着急要入住,所以工期催得比较急,只有半个月。父亲经估算,从买材料到安装,半个月也差不多能完成,便答应下来。然而,当他到当地铝合金销售店时,傻眼了,当前市面上销售的铝合金价格是便宜了,可是材料的厚度都大不如前了,要买以前那种优质的材料还得去外地大城市采购。朋友知道此事,劝父亲将就着算了,买质量略差点的材料,而且还能多赚点钱。反正客户也不大专业,不一定能看出问题来。父亲经过慎重考虑,还是决定亲自跑一趟上海采购工程材料。为了按时完成任务,父亲给工人加工资,自己也陪着加班加点,甚至全家总动员。记得大晚上我也帮着给工人师傅送夜宵,师傅们夸我是个懂事的孩子。其实那时的我是一万个不情愿,但也迫于无奈。工程终于如期完成。当父亲接过客户的工程款时,晃悠的白炽灯下,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爸爸这样做确实是辛苦点,但这样的钱,挣得踏实,花得安心。”

最是橙黄橘绿时

□ 陈祥

橘有清香,黑色的蝴蝶翩翩而来。思念像果实一样挂满枝头的时候,我总要去水果店买一些橘子,放在小院的树下,树下的橘子可吃,树上的橘子可赏,这样硕果累累的风景就能长久一些。家人与好友对我这番苦心已经习惯。偶有眼尖手快的访客,看着挂满枝头的一片金黄,问:橘子可以吃吗?我关于“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引经据典未及出口,橘树一阵颤抖,剥皮抽筋,咂吮有声……客人还在“嘴打雷,舌打鼓”,我望着树下买来的橘子,囁嚅道:还是南方的橘子好吃。

小院的橘树为岳父岳母生前所植,今已亭亭如盖。人活不过树,斯人已去,橘树的生命却周而复始,橘花白,蜜蜂来。树上的白花渐次微黄,香气越发浓郁,阳光灿烂,时有一对黑蝴蝶在小院寻觅盘旋。妻对小孩说:老太爷他们回来了……岳母五十岁不到就犯了筋骨病,笑呵呵的她疼起来眉头紧锁。家里乡下亲戚朋友多,上城时喜欢来“蹭饭”,只要客人一到,岳母立马上锅执铲,丰以待客,全然忘记了疼痛。她喜欢做菜,捡起一块上好的肉着给客人,把客人冒尖的饭碗一抓拉,迅速压进米饭中,让你推辞不得。那时生活尚苦,从乡下上城来的客人,特别是“挑大型的”(时有大型水利工程,靠人海战术,农民派工锹挖肩挑,极辛苦),虽表面谦虚一下,这大快朵颐的事,嘴里心里其实十分受用。为避免客人的尴尬,岳父常慢言细语恰到好处地说几句玩笑话,其情切切,其乐融融,执盏相饮,宾主甚欢。岳母的待客之丰、岳父的“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使家里常像热气腾腾的食堂。乡下亲朋上城愿意来这里,饭碗好端。

岳母人缘极好,笑容灿烂,听人倾诉极有耐心,做人特别自觉。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她随岳父到一沟公社工作,担任妇女干部,一点也没有书记太太的架子,风风火火,行路一阵风,与群众打成一片,一起出工,一起下秧田插秧,落下了筋骨病。直到现在,一沟大红桥的老人们,提起“杨书记”“王主任”都很动感情。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岳父调任界首党委书记,全家乘机帆船离开一沟,河岸上站满了自发送行的群众,不少人流下眼泪,机帆船“突突突”的声音越来越小……那时的河水清澈,天空蔚蓝!

某日,冬雨绵绵,与岳父以前的秘书陈庚林先生晤面。酒酣之时,忆起往事种种,物是人非,唏嘘不已。岳父解放前在金湖参加游击队,解放后,20多岁便先后担任车逻区区长、三垛区区委书记。在一沟公社工作期间,正值“大跃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虚报的亩产数字

给娘娘家打电话,听到的却是冰冷的语音: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我的心七上八下,焦虑不安。问姨兄才知道娘娘和姨父双双住院了。我们心急火燎地要去探望他们,生怕留下遗憾,毕竟他们年事已高,健康堪忧。夜深人静,我难以入睡,脑际萦绕着姨父娘娘对我们的关怀和帮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生活物资短缺,而农村尤甚。上海的娘娘一家节衣缩食,钱物节省下来接济苏北农村的我们。吃的白糖奶粉,穿的新旧鞋帽衣服,用的搓衣板火柴,花的钞票粮票,小到缝纫机针线,手表,大到自行车、缝纫机,只要是我们紧缺的,他们总是想方设法,雪中送炭。我们一直心存感激。

姨哥知道了我们的心意,却委婉地说,娘娘他们才刚出院,生活起居都依赖保姆,且房子刚够自己住,我们去不太方便,还是不去为好。也难免姨哥多虑,因为以前我们去上海,吃住都在他们家,给他们添过不少麻烦。那时候他们住在老旧小区,娘娘他们还同子女一家子住一起;我们去了,将就着挤挤就住下了。现在他们都住上了精致的商品房,大小刚够自己住,客去多有不便。但是我们主意已定。

难得去一趟上海,带些什么去好呢?要是在三十几年前,我们可以带些苏北的农副产品,比如上海稀罕的大米、糯米粉,紧张的禽、蛋。他们欢喜之至,既可以送给亲朋好友,也可以自家改善生活。如今的大上海兼收并蓄,市场供应丰富,应有尽有。把这些往上海带,他们戏说,“把石头往山上背。”考虑再三,我选择了高邮本地家喻户晓的品牌咸鸭蛋。既能让他们品尝美味,又能慰藉思乡之情。好东西不在数量多,一家两盒子,心意到就行,带多了反而给他们添麻烦。我了解娘娘他们的为人,你敬他们一尺,他们非要多敬你一丈,不肯沾光亏欠别人。

我们把必需品写在一张纸片上,然后对照清单,把东西一一收入囊中。牙膏牙刷毛巾茶杯一类的生活必需品,大小面额的零花钱,以及身份证和几张银行卡,还有手机充电器,一应俱全,好像外出旅游似的。而在以前,我们到了娘娘家,就是到了家里,什么都不用准备的。

节节攀升,狂热浮躁的口号一个比一个奇葩:“蚕长猫一样大,猪长像大象;一棵白菜五百斤,上面能站个胖娃娃”。岳父公开质疑:菜上能站住胖娃娃吗?一沟公社的亩产数字始终未能“放卫星”。后来许多公社因虚报产量,粮食一上缴,农民口粮短缺,出现了农民外出要饭,而一沟公社基本没有。岳父却因此被上级定为“内定右派”。一位年轻干部的成长之路就此“踏足踏”。而岳父并不怨天尤人,仍保持积极乐观、质朴平实、绵里藏针、与人为善的工作作风,赢得当地干群的尊重,所到之处,如沐春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组织上撤销了岳父“内定右派”,1981年,高邮县召开人代会,岳父虽不是副县长候选人,却被多人联名推举高票当选副县长。岳父担任副县长期间,与陈庚林先生有直接交集,亦留下许多佳话。陈庚林虽不风流,亦是高邮才子,三寸不烂之舌,政坛留声,时为政府的金喇叭。提及我岳父生前往事,庚林前辈动情感怀。他回忆某天写一篇关于养猪的领导讲话,向我岳父汇报添加了一大段毛主席关于养猪的最高指示,岳父对他说:“讲话稿要靠实些,毛主席说什么养猪的事?这一段能不能拿掉!但是这件事,只能我们俩知道。”望着庚林前辈眼镜里面跳跃的光芒,岳父的音容笑貌又浮现眼前……

岳父走后,乡下亲朋的走动不像以前那么频繁了,小院内的橘树依然枝叶繁茂。小院装修时,特意保留了它,为它施肥,为它浇水,为它修枝。这一片金黄,是挂满枝头的期待,是对先人的念想,是缱绻绵绵的心香。总想让这片风景保持得久一点,看得长一些,尽管知道美丽的果实总要离开枝头。这情如岳父岳母风烛残年之时,大家都不忍心想那件事,尽管知道没有什么永垂不朽,仍奢望二老慈祥的笑脸、温暖的话语,能在小院多停留一会。

今年,小院的橘树是大年,蜜蜂来得很多,橘子结得很多。望着沉甸甸的一树果实,妻说:你老不准摘,皮枯了,肉干了,挂在树上有什么意思?我寻思,今年来摘果实的人是少了。橘子没有人摘,橘树活着有什么意思?家里没有人来,人活着有什么意思?生者为过客,逝者为归人。何夜无月,何处无树?一个人,有一点风景把玩,自是清逸,若想把风景占尽,也没什么意思。妻子的话还是要听的。

探亲

□ 沈跃华

上刻下一道道年轮,眼窝深陷,脸上有不少褐色老年斑。见了我们,激动的娘娘说话结巴含混,嘴巴也不易合拢,手在胸口处发颤,想坐起来却力不从心。我细细打量着,这还是我记忆中的娘娘吗,还是那个风风火火、做什么事都干净利索的娘娘吗?当年,她一到我们家,就忙着洗碗刷锅,把锅台擦得锃亮;掸尘扫地,把屋里屋外打扫得亮堂堂;晒被子洗衣服,被子衣服叠得方方正正、有棱有角;还把妹妹蓬乱的头发梳理起两条乌亮的辫子。我们一到上海来,她就忙着为我们做吃的,煮有咬嚼的年糕片,做叫人垂涎的糖醋排骨,欣赏着我们狼吞虎咽;打地铺,铺被褥,安顿我们上床打呼;披星戴月去求爹爹、拜奶奶,为我们托人办事。

心痛不能写在脸上,我们强颜欢笑,宽慰他们,上年岁的人,有点小毛小病不足为怪,调理将养就能好。娘娘勉强笑了。姨父身板还算硬朗,坐在床沿上,生活勉强能自理。娘娘关心我们,也惦记家乡,从我母亲的身体问到我们的工作,还有农田里的收成。我向他们一一报喜。

我们围在二老膝下,陪他们说话,解闷,端端水,拿拿药,揉搓按摩身子,晒晒被子,整理床头柜,尽尽我们的孝心,多少补偿一点我们的亏欠。我们以各种顺理成章的事由,推辞了姨哥的盛情宴请,请他们自便。我们在小区旁边的餐饮店里吃饭,然后回到二老身边;我们还预先定下了旅馆。我们不想打搅他们的正常生活。

没料到二老动了气,责怪姨哥未尽地主之谊;又生我们的气:既然吃住也不肯,哪里还叫亲戚?我再三解释,如今,我们的经济条件尚可,在外面吃住消费得起;考虑到他们年岁大了,不忍心麻烦他们。

我怕他们不信,取出鼓鼓的钱包,掏出一叠厚厚的百元大钞,抖抖给他们看,又把几张银行卡排开亮亮,说里面钞票有的是,在家早就准备好了花销。他们被逗乐了。